

# 民间匠人唐以金:花甲之年建桂北最大民俗博物馆传承古建筑艺术

□文小静

在桂林市全州县灌阳河西岸的一片土地上,矗立着一座座青砖青瓦、飞檐翘首的古民居,这是75岁的唐以金老人花费8年的时间,倾尽一生积蓄只为保住先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他将一批极具桂北古民居特色的建筑群保护下来,实行异地搬迁、原貌恢复,建立了全州县思源民俗博物馆,完成了现代版“愚公移山”的事业。

## 初心

地处湘桂走廊的桂林市全州县,在2000多年的楚越文化交融中,形成了独特的古建筑文化。唐以金家住灌阳河东岸的全州县邓家埠村,自幼家贫的他16岁就跟着老匠师们学习木砖瓦工。在老匠师手中,再平凡不过的木料和石块也能变成建筑精品,精湛的技艺让他深深着迷。尽管后来转行现代建筑,唐以金仍对老房子有着特殊的感情。在走街串巷讨生活的几十年间,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本能地留心当地的古建筑,每每看到老房子被盜盗卖,就心疼不已。

2009年10月,当卖沙的老主顾在闲聊间告诉唐以金,自家村里的一组清代民居建筑群由于湘桂铁路扩建将被拆除时,他坐不住了,立马就坐着运沙车赶到了永岁乡的好铺村。当唐以金赶到时,高铁建设指挥部的挖掘机已经铲掉了古宅门楼的一角,精美的雕刻瞬间被碾为粉尘,这一挖也如同在他的心上捅出了一个窟窿,穿堂风吹得心里凉意四起。唐以金当场横下心来,拿出自己打拼多年的积蓄也要将古宅买下来异地重建!

让唐以金惊艳的古民居群落占地面积约2400平方米,尤以该村清代先贤蒋仁禄建于嘉庆三年(1798)的家宅、和好铺学馆及蒋子麟宅三座建筑最为精美。蒋仁禄家宅为硬山顶穿斗式建筑结构,是整个古民居群落

的核心,附属建筑则分别坐北朝南、坐南朝北散布在主建筑两侧。走进这座三进四院的大宅院,大门前设前院,一二进间以排扇门隔断,二三进间则竖立着蜈蚣形扁扁墙,中开月亮门,屋内精雕细琢的雕梁画栋,堪称桂北地区的古建筑精品。

唐以金的古民居异地重建计划一经抛出,就立刻在和好铺村里炸开了锅。村民们议论纷纷,世上哪里还有这么“愚”的人?虽然老唐不厌其烦地一遍遍重申自己的初心,但村民们始终半信半疑。居心叵测的文物贩子趁机散布的谣言,裹挟着人们的疑虑在整个村子里不断发酵。一时之间,不少人甚至怀疑老唐的真正目的是骗买文物。

短短三天时间里,腹背受敌的唐以金殚精竭虑排除万难,逐一拜访了拥有古民居所有权的20多户村民,最终艰难地买下了这组古民居。有些村民虽然嘴上同意了,但心里的疑虑并未消除,他们偷偷地把木构件藏起来,甚至不惜把这些珍贵的雕花当柴火烧了。

纵然知道村民们私底下的小动作,唐以金也无可奈何,因为更艰巨的任务还在等着他——必须赶在三日之期前,把整组古民居的图纸抢绘出来。正常情况下,绘制占地面积约2400平方米的古民居群落图,至少需要半个月时间,但他硬是在三日之期的最后一天完成了整个平面图的绘制。

## 匠心

为了选定重建地址,唐以金几乎跑遍了全州县城附近的山岭,从东山瑶乡的云溪岭到老沈阳城址,再到白宝乡桐木湾村等地方,却都没有成功。时间一长,他担心拆下来的陈年木构件慢慢受潮朽坏,不能再等了。唐以金想到了老家邓家埠村对岸的那片荒地白地。他用自家的6亩贵

任田把这块荒地置换下来,并投资120万元修通了白地头与外界相连的村级公路。重建地找到了,但自下而上层层申报的立项却仍然遥遥无期。“等项目批下来,文物早就消失了。”唐以金决定“先上车、后买票”,先行开工把文物修复起来,再慢慢完善手续。

真正拆解时,却更像是一场智力与手艺的考验。

“拆解古建筑必须懂得榫卯结构的奥妙,否则便不知该如何下手。如果强行拆除,已经损坏的榫卯结构就永远无法复原了。”在下架过程中,唐以金意外地发现,每一个榫卯结构的结合部位都有先辈匠师们用竹笔留下的标记索引,标明何处与何处连接。这一发现让他兴奋不已,“就像是找到了这座古建筑中蕴藏的秘密说明书,对拆解和重建都太有帮助了。”

唐以金表示,整个拆解过程中最难的要数穿斗式架构了。所谓穿斗式就是穿枋将中柱、金柱、檐柱穿起来形成的构架,相当于现代建筑中的承重墙。“在拆解时,三根柱子必须同时放下来才能保持力的均衡,否则柱子一砸下来就不可能复原了,甚至可能砸伤人。”他胸有成竹地传授,合适的角度、绳索的管控、平衡的把握是安全拆解的诀窍。在他的指挥下,20多个工匠通力协作,长达40天的拆解过程中,无人人受伤,无一物受损。大卡车整整运了180多趟才把上万个构件,运送到当地老氮肥厂山脚下和湘江河畔一处简易的瓦房里暂时保管起来。

“现在懂得古民居修复技术的工匠已经相当稀少了,最年轻的一拨,到如今也有60多岁了。”唐以金说,古建筑的构件不是千篇一律的机器制造,而是精雕细琢、工效缓慢的手工制作。“20多个工匠花了800多天,才

完成主体结构的复建。这还只是组装拼接,免去了制作流程,否则还要花上三倍不止的时间。”而这组古民居的木制、石制雕花多达上万个,山墙樨头也有200多个,要对缺失的雕花进行仿制、对损坏的樨头重新修复,全部完工还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如果及格分是60分,我要求起码做到80分,否则必须返工重做。”唐以金力图重现古建筑的原汁原味,要求“一点儿不变味,一点儿不走样”。自2010年5月开工以来,他便全身心扑在古宅的修复上,集设计、施工和监理于一身,大到建筑的整体设计布局,小到每一个木构件的修复,事事亲力亲为。5年来,他就像上满了发条的闹钟,每天都在现场忙碌着,工匠们都摸清了他做事较真的性格,自觉地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对于没有大损毁的原始构件,组装完成后再次进行防腐处理;而对于那些破损不堪的、无法恢复原貌的原始构件,则采用新的木料按照原始尺寸和古建筑工艺加以复制。让唐以金骄傲的是,这组古民居对原材料的修复率高达98%。“几乎每一个来这里参观的古建专家都惊叹,怎么能复原得这么到位!”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对古建筑的悟性极高,是真正能跟古建筑对话的人。他心怀敬畏心的修复,使得这组古建筑具有了某种神性的光辉。

## 恒心

坚定理想信念,无私奉献社会

“说老实话,人的一生就只有那么长。当需要你挺身而出的时候,不做,愧对先辈,于我也是一辈子的遗憾。”如今的唐以金花白的头发越加稀疏,精神头也不似往年足。但回忆起当年的决定他仍然不后悔,老派的他笃信因果循环,“冥冥之中这座宅子的先辈在看着我哩”。唐以金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事迹感

动了许多人。当和好铺村民们亲眼看到先祖修建的古宅在14公里外的灌阳河畔一砖一瓦地慢慢修复起来,曾经的满腹疑心也被感动了。村民们甚至觉得惭愧,没有保护好祖先留下的古建筑。一些村民还陆续把偷偷私留的木构件主动拿了出来,这让唐以金十分宽慰:“他们终于理解,这个老头儿确实没有骗人。”而他的子女们,也从当初的极力反对转为支持。唐以金说:“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么精美的建筑毁在我们这代人的手上。”今年,他还想把古建筑工艺、文物修缮等知识进行整理保存,为古建筑的传承尽一份微薄之力。唐以金有一个小目标,就是修复100座桂北古民居,建成一个保存完整、艺术价值高,体现桂北古民居建筑风格的民俗博物馆,在合适的时候,把博物馆无偿捐献给国家。

传播社会价值,弘扬传统文化

“先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去传承保护,这是我们的责任。现在在我以最大的毅力和决心来做这件事,我相信会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唐以金说道。他在建立全州县思源民俗博物馆,将桂北古民居特色的建筑群保护传承下来之后,便开始思索如何将蕴含在传统民居中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于是,唐以金多方联系,利用古民居的特色及优势,先后创办了孔子学堂、广西师范大学文化保护与传承调查研究实习基地和南宁学院桂北传统民居教学研究实训基地。定期组织学生开展专题学习,让更多的人了解、传承传统文化。

唐以金倾尽一生心血,建立了全州县思源民俗博物馆,保住了先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传播了正确的社会价值,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他的事迹值得每一位中华儿女去了解、学习。(本文获优秀奖)

# 大石山区走出的辛勤舞者

——记壮乡舞蹈艺术家黄汉雄

□王扬 梁欣怡

“当我坐上火车,从大山深处奔向广阔天地,我才开始懂得,世界很大,要走的路很长……”从独在异乡求学的懵懂少年,到名满八桂的舞蹈艺术家,四十多年打马而过,黄汉雄总忘不了第一次离开家乡的情景,那趟嘶吼着开往北国冬天的列车,就此改变了他的命运,让他和舞蹈结下了不解之缘。

## 懵懂少年,被幸运撞了一下腰

百色市凌云县,古称泗城,地处云贵高原延伸带,喀斯特地貌显著,是一座拥有近千年历史的古城。黄汉雄就生长在这片大石山区之中。

黄汉雄家里共有四兄弟,他排行老三,父亲过世得早,照顾一家人吃饱穿暖的重担全压在母亲肩上。“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时他最大的愿望是快快长大,让母亲歇一歇。至于到大城市里学习生活,这个土生土长的山里娃想都没想过。

幸运悄然降临在1976年的6月,不满十五岁的黄汉雄上初中一年级,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到凌云县定向选拔一名舞蹈预科生。“老师对大家说,过两天有北京的老师要来学校里挑选跳舞苗子。舞蹈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当时我们都不懂,只是听说可以去北京,就莫名的

兴奋。”

选拔那天,黄汉雄穿着一身干净的旧衣服,规规矩矩站在队伍里,心中有一丝忐忑,不安的眼神东瞧瞧、西望望。“来挑人的老师像检阅部队一样把大家挨个看了一遍,然后从队伍里挑选出了二十个孩子,我就是其中一个。”令黄汉雄至今难忘的是第一轮节奏考核,老师先用手打出一串节奏,孩子们听完后参照着打。“我打得很准确,老师说我天赋不错。”经过基础动作考核和体检之后,黄汉雄脱颖而出被选中。

选拔结束那天傍晚,黄汉雄上山砍完马草回到家里,昏黄的煤油灯旁已经围满了人,大家纷纷向他祝贺,催问他到北京照顾好自己。热闹的氛围中,黄汉雄低头悄悄擦拭眼角激动的泪水,望着跳动的灯光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出个样子!”

## 艰苦求学,努力比天赋更现实

根据招生安排,黄汉雄于当年11月份前往中央民族学院报到。

从南方小山村来到首都,一切都是新鲜的,然而好奇过后,黄汉雄要面对的是他未曾想过的压力。语言障碍还能勉强克服,专业课跟不上却成了“硬伤”,因为他实际上连初中都没有读完,文化课底子

薄,眼下所学的东西超出理解范围,专业术语听不懂,老师布置作业完成起来很吃力。

“当时我的心里很难受,担心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在为期一年的预科班,如果成绩跟不上是要被送回原校的。我身边的同学大多来自城市,不少条件好的专门练过跳舞,有一定的基本功,而我天赋再好也是‘半路出家’,底子薄。”痛定思痛,黄汉雄觉得只有吃苦努力这一条路可走。

于是在别人还酣然大睡的时候,黄汉雄就已爬起来默记乐谱,温习美育课本;周末同学们去看电影、逛商场,黄汉雄唯一的“娱乐项目”就是在排球场压腿、下腰。一年以后,班上15个男生经过层层筛选只剩下两个人,黄汉雄便是其中之一。由于品学兼优,1979年,他被评为学院“三好学生”,暑假获得免费到北戴河游玩10天的奖励。

时光荏苒。五年的舞蹈学习生涯结束后,黄汉雄带着对故土的眷恋回到家乡,成为百色地区文工团(现三江民族歌舞团)的一名演员。在歌舞团,深厚的专业知识和舞蹈功底很快令他崭露头角,《牧马人之歌》《阿里情歌》《如此爱情》《抹黑脸》《右江风情》等作品相继问世。黄汉雄成为

第一个代表广西参加全国比赛的独舞者,并凭借作品《秋狂》一举斩获了一个全国性奖项。

## 扎根故土,盼壮乡舞台发扬光大

《摆摆摆》是具有代表性的壮族舞蹈,出自黄汉雄之手,获得过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编导二等奖。近年来,广西与东盟各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合作加深,《摆摆摆》已先后在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文莱、菲律宾、缅甸等国家演出,给观众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摆摆摆”在壮语中的意思是“走啊走”,创作这个作品的灵感来自壮族妇女日常劳作,主要展现她们娇羞、含蓄的性格特点,把她们的体态、心态和社会活动有机融合在一起。”黄汉雄说,在舞蹈艺术创作上,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基层生活体验,“比如《摆摆摆》中的一个代表性动作,是由壮族妇女扶裤头、掩面和挑水的动作演变而来,动作韵律较小,强调身体摆动的幅度和速度。”

黄汉雄一直对他的学生们强调,年轻人要俯下身去,从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当中汲取营养,传承民族文化。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有一年,黄汉雄随歌舞团到百色西林县采风。一个月的采风活动临近尾

声,他对带队领导说:“让我再待几天吧,我还想去趟苗寨酝酿酝酿。”这一酝酿,就有了后来的苗族独舞《山魂》。《山魂》以舞蹈的形式叙述苗族同胞古今生活,是一个柔中有刚、刚中有柔的男子独舞,填补了当时广西男独舞的空白。

从艺路上,德为先。声名鹊起之后,黄汉雄连续多届担任广西舞蹈家协会副主席、百色市民族文化遗产中心主任等职务,晋级国家一级导演,但他一刻也没有放松艺术创作。2007年至2010年,黄汉雄执导《壮锦》,获国家“文华优秀剧目奖”。2015年以来,由他策划的《暖》(裙兜蜜语)获第七届、第八届广西“铜鼓奖”。他收徒传艺,孜孜不倦,先后荣获广西首届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家、广西“有突出贡献文化工作者”、广西文化名家“四个一批”人才等多项殊荣。

在纷至沓来的荣誉面前,黄汉雄表现得格外冷静,他说:“这些年,我有好几次机会可以到外省发展,走上更好的工作岗位。但我放不下百色,我的根在这里。百色舞蹈人才依然稀缺,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学生教好,带领团队创作更多受观众喜爱的作品,为广西的舞蹈艺术发展贡献力量。”(本文获优秀奖)